

中国作家

经典文库

作家写
作卷

(一)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

散文卷

I247.7
252
:18(1)

作家写作家

(一)

光明日报出版社

责任编辑:田军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第二辑) 《中国作家》杂志社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106号 邮编:10005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706印张

2002年6月第1版 2002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套

ISBN 7-80145-554-1/I·66 定价:7290.00元(全七十六卷)



目 录

心如明镜台	(1)
“巴金这个人……”	(11)
一帧诗画呈风流	(25)
张一弓的命运之神	(40)
小鹰在自己的天空里翱翔	(47)
只要素朴的白	(59)
岱宗青青	(78)
缅怀与思念	(87)
静虚村人	(101)
心系黄河魂	(116)
记长者夏衍	(139)
他在默默地挖掘	(160)
忆侯金镜	(165)
撕碎，撕碎，撕碎了是拼接	(188)
面向大海	(210)
一个冬天，又一个冬天，春天来了！	(216)
陈建功素描	(230)



作家写作家

闲话鲍昌	(248)
大漠雷声	(267)
一棵枣树	(282)
《毛泽东故事》和舒群的艺术创新	(298)



心如明镜台

——我印象中的冰心同志

张 洁

从我认识她的那天起，我就想着，早晚有一天，我要写一写以真、善、美的情操教育了几代人的冰心同志。我母亲读过她的书，我读过她的书，我女儿读过她的书，想必我女儿的女儿也会读她书。

然而我始终未能动笔。

因为，你能将大海装进一只瓶子里去么？

从南海石油基地回来以后，我的身体似乎更坏了，时时耽心自己会突然垮台，加上冯牧同志出于对冰心同志的敬重，几次亲自催稿，并且吓唬我说：“你要是说话不算话，咱们就绝交了。”

绝交我倒不怕。除了参加外事活动，有关部门安排我到 he 那里去搭顺路车外，冯牧同志和我本没有什么交情，他家的座上宾可轮不上我。倒是《中国作家》的几位编辑同志，与我交情甚笃，在我困难的时候，给过我



不少帮助。如此这般，我怎能对不起他们呢？

我没有能耐将大海装进瓶子里去，但是否可将几滴海水装进瓶子里去呢？

头天约好了，第二天上午去“采访”冰心同志。

“采访”这个词儿，用在我们之间有点古怪，甚至还显得有些可笑。我永远不能想象我掏出个小本子记，而她从下地伊始，历数到现在。

我住的地方离她的住所很近，常常在散步的时候，便顺脚走到她那里去了。

特别在前两年，我的日子过得那么艰难，难得几乎支撑不住，难得那么孤苦。到她那里坐上一会儿，心里就会好过一点。帮我渡过精神和情感上的危机的，并不是她的同情和安慰，而是她的智慧。

我很少从她口中听到那些空泛的同情话，也许她感到那些东西嘛事不顶。

我们随意地闲聊着。山南海北。谈话之中，她有时会停下话头，拍拍我的脸颊，我也会突然抓到一句使我神经为之一震的醒世之言。这一震之后，总会从我身上抖落掉一点什么玩艺儿，顿时感到轻松一些。当然过后还会有所反复，不过那句话却跑不了啦，它已经成为了我的“本”，人们轻易是不会豁出自己的“本”的。

聊完之后，还要蹭一顿饭再走。



她亲自为每一个人布菜。看着她那双举箸布菜的手，我总会浮想联翩。不像一般女人的手那样丰腴、光滑、细腻、柔软、纤巧。她的手有很多皱褶、筋络突现、布满在结实的手背和手指上。从这手上，似乎也可以看出她的一些性格。

三十六年前，《关于女人》一书初版时的《抄书代序》以及后记，再版时的《再版自序》虽然是以角色面目出现的，但也可以揣摩出她对世事的那种裨阖纵横、浑洒自如的态度。至于此书出版后的趣闻轶事，就更加显出她性格的神采。当时编辑先生劝他仍用“冰心”的笔名发表，担心“男士”这一笔名不会引起读者的注意。她答，可以用一个引人注目题目。因为“女”字总是引人注目，集子便定名为《关于女人》。

该书确如赵朴初先生所云：

示现善男子
讴歌善女人
荒山呈忠骨
大笔见冰心
能会琴中趣
难分月与云
爱而能不恋



作家写作家

低首礼观音

在读者中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和注意。当时的美国文艺杂志，还称誉《关于女人》为：“The Bestseller CningRing”。

人们纷纷猜测，作者是谁？更有人当面询问冰心同志，她却一律推在北京大学陈岱孙教授的身上：“四十多岁，又有名气，又没结婚嘛。”

陈岱孙教授便说：“你干嘛往我身上栽呢？”

大家一笑。

陈岱孙教授早年便与冰心同志相识，常当兄长的角色。一九二三年冰心同志在美国读书时，哈佛大学图书馆还不让女人进去读书。冰心同志便径直去哈佛大学图书馆楼上，到该校为研究生所设的读书间去找陈岱孙教授，请他代为借阅她需要的书刊。

冰心同志如中国许多有肝肠、有血性的知识分子一样，喜爱龚自珍先生的诗文。平时多摘其中之警句于册。一九二五年，还在美国读书时期，冰心同志选出其中两句，寄回中国，托堂兄请人书录。堂兄请的恰恰是对龚自珍极为推重的梁启超先生。

现在这两句诗仍高悬在冰心同志的客厅里。

冰心女士集定庵句索书：



世上沧桑心事定

胸中海岳梦中飞

乙丑闰浴佛日梁启超

到一九八五年，这纸上的墨迹整整六十年了。回首这六十年的岁月，风风雨雨。两句诗文，一如当初集之以言志一样，成为冰心同志六十年生涯的写照。

反右斗争期间，吴文藻先生被打成右派。对这一令人悚然、惨然、愤然的打击，冰心同志轻描淡写。“我一看被打成右派的人，全是素日我所敬重的人，便觉得右派倒也没什么不好，若是被打成右派的人，都是什么贪污犯，或是其它什么品格低下的人，我倒要犯愁了。”

“文化大革命”期间，冰心同志被强加上许多罪名。她以洞幽察微的眼力，看出江青想把她和周总理联系起来的阴险目的。早在日本期间，冰心同志和周总理便有联系。不只是她一个人，而是一大批人和周总理有联系。不管造反派如何拳打脚踢，她始终缄口不言，比我们有些好翻来复去的同志，表现了更高的原则精神。

她自由地、自信地活着，什么也不能影响她的情绪，我觉得这才是由“必然王国”到了“自由王国”，彻底地超脱了世俗的羁绊。我从她身上才感到，自由并



不是别人给予的，而是自己赋予自己的。

七九年文代会时，我恰和她同在中直小组。在一次预备会后，主持会议的同志宣布：“现在散会。党员同志请留下。”

我一向对这句“党员同志留下”极其敏感。

自我十几年前申请入党以来，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上百次地听到过“党员同志请留下来”的安排。我不知别人——比方说，一直追求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又多年尚未解决组织问题的同志——做何感想，我总是羞愧得无地自容，极为尴尬地从留下的党员同志面前离开会场。虽然我多次为这羞愧，检查过“入党动机不纯”的缺点，却终不能明白何以羞愧就是动机不纯。但人们既是这样说，我便只好这样地信以为真。只是检讨过后，再听见这样的安排，我仍羞愧。我敢断定，作出这种安排的同志，肯定别无他想，这只不过是我那不纯的动机在作怪。等我成为党员之后，我才知道，这不过是给党员同志留下更多、更高、更严格的要求而已。

那次，也如往常一样，我偷眼瞧了瞧起身离座的非党人士。寥如晨星。

我一面为文艺界有这许多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而自豪，一面也为自己不是这先锋队里的一员而羞愧万分，顿时觉得比人矮了一截。这时，坐在我身旁的冰心同志



也站了起来，轻轻地握着我的手说：“我们走吧。”

我傍依在她的身旁，好像她那矮小瘦弱的身躯，可以遮挡住我那长在比她高出一个半脑袋上的面孔。这景象如同儿时遇到令我胆怯、羞愧的事情，便在母亲的身后藏起自己的面孔一样。

我不但常在她那里蹭饭，还经常带走一件她送我的礼物。临走时，还总叮咛我先去上一次厕所，好像我要走长路、出远门。

记得八二年我生日的那一天，她送我一块菊形的黄铜镇纸，上面系着金红色的丝条，放在深蓝色的丝绒盒子里。盒盖里面的白色软缎上写着：送给张洁生日纪念。冰心。下面是年、月、日。

这是我有生以来收到的唯一一件生日礼物。不论在我年轻恋爱的时候，或是结婚以后，从没有人送过我一件生日礼物，更不要说在我困难的时候，有那么一个亲爱者与我同舟共济了。就是这样，在我身后，居然总是跟着那么一大堆骇人听闻的“恋爱故事”。

320路公共汽车照例是拥挤的。我像往常那样一面信步向她的住所走去，一面想着那些不断将我编入各种故事的人们。

一进房门，我便把我在路上想的这些事情告诉



了她。

她沉思了一会儿，说：“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是啊，活该我倒楣。

她接着说：“我年轻的时候，母亲告诫我不要嫁给一个海军。因为我父亲是海军，他们总是会少离多。父亲又告诫我不可嫁给官场中的人，因为他当了一辈子的官，受了一辈子的气。而我决心不嫁给文艺界的人，两个人同在一个圈子里，会有很多矛盾。而我又很看重家庭。”

吴青养的波斯猫不断地跳到桌子上来，用爪子在糖盒里挠来挠去，好像要挑一块糖吃，或是给我挑一块糖吃。

“你会吃糖吗？”她问它，并且抚摸着它的脑袋。

我把糖盒盖上了。

“前几天刚刚带它去散步，和人谈话时，转眼之间，它就跑没影了。全家老小齐动员，找了一夜也没找着。我还写了一张‘寻猫’启事贴到大院门口。刚刚他们不会写毛笔字，一连写了几张都不行。圆珠笔写字写不大啊，往那儿一贴，谁看得见。第二天早上出门一瞧，它从楼对面的草丛里钻出来了，浑身粘的都是草叶。”

我想她一定为这猫整夜没有合眼，又一定为它掉眼泪来着。几个月以前，它自己撞倒了一件大理石的摆



设，把尾巴砸伤了。“娘都哭了。”吴青对我说。

“我活得好累。”我说。“有些会不参加不好，都是很熟的部门召开的。去吧，我真发怵。参加会的人那么多，我这个人的脑子又只有一根弦。于是便有握手没握到，鞠躬没鞠到，点头没点到的情况发生。这就会招来一大堆责难。我不得不到处点头、鞠躬、握手，这么一来人家又会有别的说头。难不难？还有，谁的气都得受。前几个月有个刊物的编辑，一定要我写一篇什么学的文章，他以为能写几篇小说的人，天下的文章都该会写，我哪里懂那个什么学呀，那是×××先生的课题。只好婉言谢绝，结果招他来信一顿臭骂。而且在征订刊物的时候，居然在广告上写道：‘著名女作家张洁将撰文谈××××’，与他原来给我的那个什么学的题目满拧，但照例是我答不出的一个题目。随后寄来一张广告，不附片纸只言，好似最后通牒。我为了这刊物得以向读者交待，或者不如说为了使这位编辑得以向刊物交待，我不得不违心地写我根本不会写的文章，于那误人子弟的勾当。”

“我也碰见过这样的事情。”她说。“只不过我不把它当回事就是了。反正我对人无所求，人家爱怎么说都行。凡是和我相熟的人都了解，我根本不傲慢。”

“是的，您能脱俗，而我终不能免俗。”我是有所求



的，我渴望着人人的一个“好”字。我明知这是不可能的，我明知一个人人都说好的人，可能就不那么好。

我继续念着自己的“苦经”。直至吴青回来了，我才发现已经十二点多了。

“在这儿吃饭吧。”

“不吃了，我牙痛，吃不下。”

“那就给你煮碗挂面，再卧个鸡蛋。”说毕，她亲自吩咐阿姨，面条里放白菜还是放菠菜；放不放排骨汤；鸡蛋卧得嫩一点还是老一点。

“你知道吗，咪咪丢了一个晚上……”吴青说。

“我知道。娘刚才告诉我了。”

“娘都哭了”吴青笑着说。

我刚才没猜错。

吃过午饭，又拿来一只瓷花瓶儿让我带上。

我给自己下台阶。“连吃还带拿，像话嘛。”

她们坚持要我带上，我只好从命。出了大门我才想起，我把采访的事儿，忘到脑勺后头去了。



“巴金这个人……”

吴泰昌

确切地描述一个人谈何容易？尤其是巴老……我说难，不仅他在我的印象中如同一个世界。他的读者洒在世界各地，他写了那么多动人的书，自己也是无数令人沉思和落泪的故事的主人公。

这么一位思想和情感都十分深沉的大师，经常给我的感觉却是一块纯净的水晶……我从哪里下笔？

犹豫……思索……是不是我给自己设置的这个描写课题，过于艰难了。

同样是这事，对于冰心老太太来说就容易得多了。我素来钦佩冰心描写人物的机智。不经心的几笔，人物就活起来了。我读过她那本冒充男人名义发表的《关于女人》的散文集，真写绝了。可是，关键还不是冰心写人物的本领，她和巴金是友情笃厚的朋友，平时以姊弟相称。她对巴金的人品文品了解透彻。去年冰心听人从



上海回来说，巴老常一人坐着看电视，便说老巴心境压抑，不痛快。冰心老太太正在写一组《关于男人》的系列散文，首篇已给《中国作家》创刊号。她常笑着说：老巴就是我这组散文里的“候选人物”，我肯定要把他写进去。

我想，她能写好，没错，因为我常常从冰心关于巴金的片言只语的闲谈里，觉醒或加深了自己对巴老的了解和认识。冰心说，她第一次见巴金，是巴金和靳以一道来看她的，靳以又说又笑，巴金一言不语。冰心说，巴金的这种性格几十年还是这样，内向，忧郁，但心里有团火，有时爆发出极大的热情，敢讲真话。是啊！巴老使我们激动的，不是常常把留在我们心里的某一句话，痛痛快快地讲出来吗？

今年十月，巴老赴港接受香港中文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学位前夕，我和几个中青年作家约好给巴老去贺电，十一月二十五日又是他八十寿辰，我们怕他应酬多一时滞留回不来，打算提前给他老人家祝寿。

恰巧这是个星期天，一个相当暖和的初冬天。我们家附近新开了一家邮局，我信步走去。这些年进邮局寄邮件、替儿子买纪念邮票，都是在挤中进行的。而这三源里邮局还真有点现代化的派头，宽敞，明亮。我花一分钱买了张电报稿纸，正要填写，突然发现一个电话间